

## 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创作院研究员陈训勇“蚁父”印象

“蚁民”之父故简称“蚁父”。蚁父是军人，参加过解放战争，立过功。1954年退伍回家乡，1956年蚁民就成为了蚁父的儿子，相伴了六十四载。蚁父2019年12月20日仙逝，今年是我第二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！故想写些与蚁父相处的点滴印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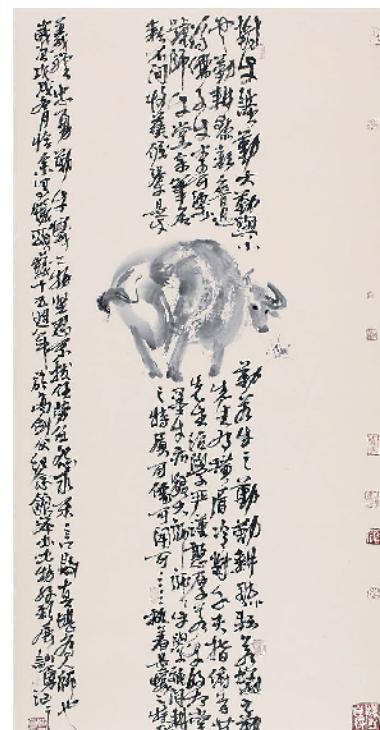
自有记忆起，我们家里就有个带藤提手的小布袋，里面装着我们家中的重要物件，当中有粮簿、肉票、糖票、布票、煤票、爸妈的结婚证、蚁父的退伍转业证和在部队立的三等功的奖章等等，并有一双只有大拇指和其它四指联在一起很特别的棉手套，是蚁父当坦克兵时用过的。这些带着荣誉印记物件，也成为了我们小时候的特殊玩具。



■陈训勇(右)与父亲在一起。

父亲每次从田里海边回来后，后背都晒得脱皮，撕下就像一张张薄膜，我们几个小孩不懂事，常争着从他后背撕下这片片辛苦担当的印证。

父亲文化程度只有扫盲小学二年级水平，平时话语不多，是个很平凡的人，退伍后他在工厂上班。记得八九岁时，每天中午我都要为他送饭到工厂，送饭途中必经一家文具店，打小就喜欢画画的我，每每都会在那停留许久，鼻子贴着玻璃柜，双眼看着里边的水彩颜料心慕已久！六色水彩，三毛六，十二色六毛二，这是那个年代水彩颜料的价格，平时我们能要到的零花钱都是一分二分，这并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消费得起的。有时不知不觉总过了时间才将午饭送到，在我的印象中，父亲却从未为此而责骂过我。但有一次邻居家搬新屋，我一起帮忙，正好见到邻居新址的邻居有一盒水彩颜料，没忍住偷偷拿了两



■陈训勇 对牛谈勤

支，不料被发现了并被投诉，只好乖乖的送还，为此父亲将我双手吊在门环教训了一顿。这是父亲让我明是非，物各有主教育。而我妈一直很支持鼓励我画画，小时候经常会拿着她擦脸的粉块或粉笔、木炭，在邻居的墙上地上涂鸦，邻居来投诉，她总是会说让他画吧，到时候等她来处理干净。大概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，非常渴望有张宣纸，我妈更在紧张的生活费中挤出了三毛钱给我，我很高兴，立即借了辆单车，踩了17公里路，到汕头市民族路文具店买了一张宣纸，二毛八，梦想成真了！余下二分钱在回去的半路喝了一杯凉茶。这是我当年在学画道路上，父母留给我的深刻印象。父亲虽不善言

语，但后来，每当我在艺术上有所收获和成就，他都会在心中暗自欣喜并笑盈盈地写在脸上。

早年家庭条件比较艰苦，一家六口全靠蚁父一月42元的工资度日。每逢周日不用上班，蚁父便到周边的田里和海边抓鳝鱼、螃蟹、摸田螺、河蚌，让一家子改善生活，偶尔有多能剩下的还可以拿去卖钱补贴家用，每次从田里海边回来后，后背都晒得脱皮，撕下就像一张张薄膜，我们几个小孩不懂事，常争着从他后背撕下这片片辛苦担当的印证。

记得小时候夏天的晚餐后会经常带我们去游泳池游泳，有一次一个小孩溺水了，他奋力把这小孩救上来，但小孩已不省人事，他随即把小孩的双脚提起、倒挂、猛拍他的背部，“哇”一声！肚子里面的水吐出来了，小孩得救了。回到家里说给我妈听，老妈赞了老爸，但责怪没有与小孩的家属要个糖果吃，这样才平安，老爸只是淡淡地一笑而过，救了人须要个糖吃，这是我们这里的习俗。蚁父很平凡，但的确很伟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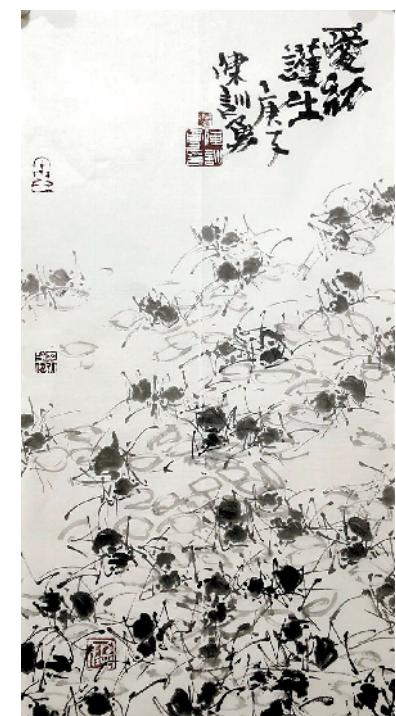
记得2007年，我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《草间品墨》——陈训勇蚂蚁一族水墨艺术作品个展，老人家亲自到场助阵，第二天带着酒，与80多位观展亲友团一同前往长城，登上长城喝茅台，真乃好汉！那年他81岁。

2019年12月20日晚，父亲在亲人与助念团的佛号声中，安然离世。二天前我才想起来，这时间很凑巧，这一天也是16年前即2003年12月20日，蚁民蚂蚁作品在汕头画办《墨牛水墨》个展面世的同一天。父亲仙逝，我们为老人家做了三个七的功德，那日，因怕焚化时火焰会伤及植物，事先将油桶挪开，这时竟惊讶地发现油桶底下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和蚁卵，顷刻间，蚁们护着蚁卵迅速搬离，速度之快，已有拍下视频和照片为证，真真不可思议也！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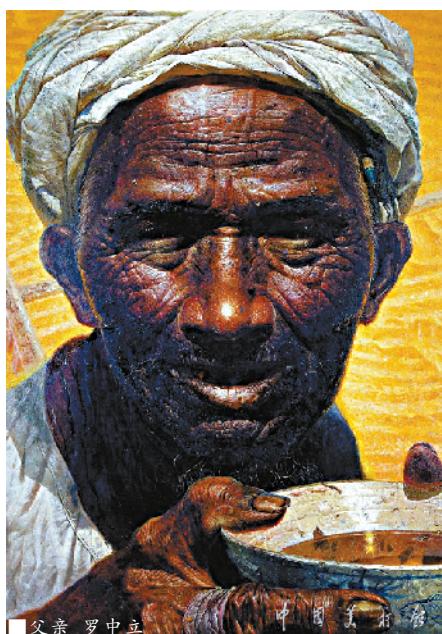
情此景，想必是蚁民十八年来一心画蚁、颂蚁，弘扬蚂蚁精神。而蚂蚁有情为老父搬银子来了吧？真乃万物皆有灵且有义也！

父亲往生极乐，我为他写了副挽联：平凡一生父恩浩荡，朴素二字茶酒简单。横批：永忆天伦。蚁父一生平凡朴实，享年九十三岁，我们父子情缘六十四载。在我的第二个没有父亲的父亲节到来之际，我是多么想再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：“勇啊，酒了了！”可惜这样的情景只能在梦里才有了！愿蚁父天堂无忧，天天有酒，日日开心！

这是蚁父留给我们的点滴印象，父恩浩荡！谨以此献给我伟大的父亲，并表达对他的深深怀念！亦祝福天下父亲们父亲节快乐！



■陈训勇 爱幼护生



■父亲 赖中立

## 罗中立谈作品《父亲》： 我要表达的农民是民族的脊梁



■《父亲》手稿之十 赖中立

农民题材是我的强项，对乡村、乡情和乡邻都是我所了解的。一方面源自自我多年来的成长经历，另一方面源自大巴山的生活。我想这就是我的长处，所以，当时的自信心也由此多一些了。在我进美院附中之前，在歌乐山中学读书的时候，刚好是我立志的时候。就是初中完了我就要考高中，高中考什么学校呢，就考美院，目标已经锁定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是勤奋的年龄，冬天我就赤脚在田野里写生作画，激励自己，满脑子都是悬梁刺股、凿壁偷光，都是中国历史上激励读书人的典故。

人在少年的时候，真的是热血沸腾，每天背个画夹，走在街上，自己都觉得好

像要飘起来一样。对自己未来道路的选择和人生的理想有一种非常由衷的自豪感、一种光荣感、一种崇高感。刚才说为什么画农民，就说到这一点，聊到我中学去了，在那个立志发奋的年纪画了很多和乡村有关的速写，这算是我的初心吧！该怎么去画农民题材，后来看到那个老人，便画了下来，这是《父亲》的第一个稿子，《父亲》就由此开始。我想到的是农民收粪肥，要变成粮食养活国家，养育了这个民族。在我看来，我要表达的农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体和脊梁。但太文学化了。所以后来有了第二稿、第三稿，一稿一稿地推进过来，最后变成了《父亲》。

(据《美术观察》)